

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（續完）

胡信田

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2、學說

思想是行動之母，學說為思想之助燃力。

象山是一位學人，十分注重是非，是非之極處曰理，理雖然是古今學人之通稱，但它要表現出個性、作用、目的，必須因人而異，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，在他的「語錄」中，零零碎碎，美如珠璣的有這種學說：

「學問須論是非，不論效驗。

人生天地間，如何不植立？

凡事只看其理如何？不要看其人是誰。

窮究磨煉，一朝自省。

某觀人，不在言行上，不在功過上，直截是雕出心肝。」
這都是象山學說發展的基本看法，作學問，惟有有基本看法，才能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則；惟有腳踏實地，才能適應生存需要。于生存中尋找人類的遺跡，而確定其動態之盛衰；于宗則中分析其修養之大小，而瞭解其思想之強弱，這是人之為人，物之為物；人為上上人，物為物中物的由來。物為物中物，曰寶，由變化化成；人為上上人，曰聖，由修入道成。

象山學說，最強調的人本主義，人本能立，則可體道，非道體人。古今，人由野蠻進入文明，未有身不修，學不講的人而能夠明心見性、格物致知的。身如土塊、心如死灰，其行必膠着不堪。故——陸子有一套辦法，收拾這種殘局，改正這一錯誤，使

心能正身，身能體道。

他說：

「人精神在外，至死也勞攘，須收拾作主宰；收得精神在內，當惻隱即惻隱，當羞惡即羞惡。誰欺得你？誰瞞得你？見得端的後，常涵養，是其次第。

道可謂尊，可謂重，可謂明，可謂高，可謂大，人卻不自重。纔有毫髮恣縱，便是私欲，與此全不相似，自立自重，不可隨人脚跟，學人言語。」（註十四）

莊子謂道，在稗穉、在尿泥，故道有尊、重、明、高、大之分，人若不自重，精神渙散，力不集中，則體驗不真，向道無門。故象山學說，首重是非，為了效驗，不擇手段，他不讚同。一心希望人能植立于天壤間，體會得真實的人生。非，言出孔子亦非之；是，言出墨子亦是之，揚孔抑墨，為私欲而非公論，故道要以「理」之真假論，不以人之是非斷。現在以人的是非，定物的標準，故文存而道亡，人存而政廢，人苦不自量，是以象山要人「窮究磨煉，一朝自省」而悟道體人，直接達到「某觀人，不在言行上，不在功過上，直截是雕出心肝」地步。

象山學說，並不是教人死下功夫，一勞永逸，一本萬利的巧辦法、烏托邦，而是教人收得精神在內，如明鏡焉，隨照隨察；因事而異，隨感隨應。見得端倪，常自涵養，「當惻隱即惻隱」；一點不保守，一點不疏忽，「當羞惡即羞惡」。

總之，原則光明、正當，方法靈活、可靠，就是象山「學說

」的應用基礎。

搜集、審察、肯定而立原則；觀察、準備、運用而定方法。根據個人讀書經驗，中國人的「原則」雖因人而異，但一經「肯定」終生不變，吾人的「方法」雖因事而異，但一經「運用」千變萬化。「千變萬化」，只可心思，不可言傳，如同大廚師，他們雖然看菜譜，求師傅，其能否獲得真傳，或青出於藍，那就要看個人的天資厚薄，努力大小而定，所謂師傅領進門，出息在各人，有狀元學生，沒有狀元師傅者是。就中山先生，他平生只叫人明白原則，而不能叫人知得方法。「終生不變」，故它可筆之于書，出之于口，告之于人，千告萬告，大書特書，歷史學家們，能心明眼快的會指出：某也忠、某也愚、某也許。這是個性、事物、態度所形成的原則而導入第二者腦海中的一個幻影時代。譬如一本書，不待告訴，只要一讀，便想起那個時代，人亡物故，推想假設，幻生影滅，如電如光，繼續不斷的讀，幻影不斷的出現，點、線、面、體的作用，隨構成了某人的「幻影時代」，孫多慈繪孟夫子像，就是這樣成功的。孔子夢周公，必先熟習周公，所謂「神交」，固然得自家庭、學校的培育，然味道思賢，則出自天性中之敦仁慕義。象山宗孟，已成鐵的事實，以其個性，時代不同，故其學術內容大殊。

象山學說的八個響亮話頭：

門人袁燮作先生文集序中說：

「天有北辰，而象星共焉！地有泰岳，而象山宗焉！人有師表，而後學歸焉！」

象山先生，其學者之北辰泰岳歟！」

當時的南宋知識份子，既然把象山比做北辰、泰岳，自然就有他成學者心目中的北辰與泰岳的理由，這是由於他有八個重要的話頭。

——愚不肖者之蔽，在於物欲；賢者智者之蔽，在於意見高下汗潔，雖不同其為蔽，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。（

全集卷一與鄧文範書。）

——然思之為道，貴切近而優游，切近則不失己，優游則不

滯物。（卷三與童伯虞書）

——宇宙內事，乃已分內事；己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西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千百世之上、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，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。（卷三十六年譜，時十三歲）

——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，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。（同右，三十七歲）

——書云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，道心為天理，此說非是，心一也，人安有二心。（卷三十四，語錄上）

——念慮之不正者，頃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；念慮之正者，頃刻而失之，即為不正。（卷三十三，先生行狀）

——竊謂學者於此，當辯其志，人之所喻，由其所習。

——所習由其所志，志乎義，則所習者必在於義；所習在義，斯喻於義矣！志乎利，則所習者必在於利；所習在利，斯喻於利矣！故學者之志，不可不辯也。（卷二十三，白鹿洞書院講義）

——學者不可用心太緊，深山有寶，無心於寶者得之。（卷三十四，語錄上）

——一種學說，必然有其重要話頭，作為精神的提斯，思想的舉要。始能有基本的認識，這就是復齋先生說的「大抵有基方築室，未聞無址忽成岑」的道理相似。

——象山之學，由苦思力行中得來。由于他天分高，能道人之所不能道，故說他是禪、太玄；他能行人之所不能行，一一在事上表現之，凡聰明之士，研究理學——哲學——的人，首先注意其境界，次則觀察其行事之實。境界高，由修養、天資中來；行事實，由苦思力行中得。如果懷疑理學是禪、太玄，可從治事精神上入手可也。

——先生自謂平日在刀鉅鼎鑊上下功夫。故主荆門之政時，以該

地素無城壁，此古兵家必爭之地，在江漢之間，四集之處，南捍江陵，北援襄陽，東護隨郢之脇，西當光化夷陵之衝，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云。這些民生見解，實來自日用功夫也。

3、功夫

我不承認先知但我承認稟賦，稟賦清者性溫定，濁者性躁盲從而愚頑不靈者也。學識進步，首先了解古人所處的時代，其說有不符合于今者，修正之，其說修正，目的無可懷疑而作用更進一步。說，可修正，但，不可以我之時批評彼之世。一句話，整個的承受下來，在學人是無所謂的，在一般人，要大加考慮，譬如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。」在專家講起來，由無而有，由少而多，由上而下，理論事實協合，輕描淡寫，畫龍點睛，引人入勝，可是祇憑年齡，愛好而忽視專長和能力的人去講，很可能流入迷信而導入江湖氣派。如同畫一隻鶴，添上一雙鴨子腿，此事由學人講起來便不同了，他會由觀察鶴的形體——縱然也是傳聞，而推測，判斷出牠的腳蹠之長短，這推測與判斷是絕對不受傳聞影響的，因為專家學人有根據、創造、定見，非流俗者可比。

稟賦關乎人生的大半努力，父母感情、智慧、修養、環境、生活均好，生下的子女大多數能自愛而聰明。但也有些意外的事件造成不堪的後果，而又不可挽救，遺憾終生。密城有某婦懷孕半年，某日突然受驚，生子白癡。長大恆捉青蛙吃；一日其姊外出洗衣，回後訊其生食何物？曰「妳的小男孩被我煮吃了。」他人問道「爲何不吃女孩？」「太瘦」。某婦與其女，均漂亮、聰明，獨其子白癡，據其回憶，受驚所致。天資俱足，仍然受後天因素左右，以是論之，世上沒有絕對的先天或後天，各佔其半，互爲因果。子未生曰先天，受母之保護，母無意中受驚左右胎兒性格，是後天影响先天。先天稍差，母教嚴正，生後一切有序，足可補先天之差，世上絕沒有單純性生活的存在。錢出自官府，物來自民間。

「功夫」，先天之正否？子賴母之功夫；後天之正否？賴先

天之功夫作基礎，先天有規則，後天有順序。所謂種子、因子也。父親吃鴉片，兒子雖然看不見，但父親的氣色、言行、生活與常人異，且不事生產、不敢見人等不正行爲與世有違，兒子缺乏父愛，心神受創，迷罔于善惡之間，行爲雖不顛倒黑白，一念之失，縱然有下「功夫」之實，未嘗不是黑暗。故世之重良母、名師、好書三者俱備，方能成全一個完整的人生。古之重陰德、昔之重精神，今之重心理也，均指的無形的因素，因素一錯，功夫千萬，永遠見不到光明。

生存雖然強調功夫，功夫是行爲的具體表現，如不在理論上先求認識，先知後行，勢必造成繪虎成狗的結局。

九淵居象山時說：

「女耳自聰，目自明，事父自能孝，事兄自能弟」云。這個「自聰」，就是要聽得明白；「自明」，就是看得明白，對於孝、弟自能盡責。就是先求認識而後功夫，先求自利而後利他，是之謂知本。知本之道不在大小，而在久暫，象山在此，有一個澈底、原始、持久的看法。

他說：

「涓涓之流，積成江河。泉源方動，雖只有涓涓之微，去江河尚遠，却有成江河之理。若能混混不舍晝夜，如今雖未盈科，將來自盈科；如今雖未放乎四海，將來自放乎四海；如今雖未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，將來自會其有極、歸其有極。然學者不能自信，見夫標末之盛者，便自荒忙，舍其涓涓而趨之，却自壞了。

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，却是真；彼之標末雖多，却是僞，恰似擔水來相似，其涸可立而待也。」（象山全集語錄上）象山這段話，是心明、理明、耳聰、目明，是以他做起事來，有主張、目的、重心，有本有源，有始有終，士先器識，偉人偉業，水至渠成。

理學家的魄力，與道家同，有混然而成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概。他們於事，一眼看就，如老鷹之擊物，直衝而去，故他們常遭受世人的不諒與惡評，盡其心之所可盡，行其力之所能爲，他

們相信真理，也相信功夫，一生過着小民的生活，而實行與天地參的大道理。

莊子曰：

「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；

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」（逍遙遊）

有這種見解的人，必智德明敏，所造皆適，自然與利害爲念的小人，蓬蒿之間的小鳥大異，先明于事理。乘其自信之堅，後見之功夫，以正于事跡，明天人之理，行功夫之實，則禦寇之說絕。

吳草廬說：

「陸子有得于道，壁立萬仞」。

道，是人、地、天所效法的法則，也是人爲的通稱，道，以自然爲歸極，世謂「太初有道」，太初之世，混混噩噩，渺渺茫茫，驚怖萬狀！至有動物人類，由經驗的積累，由觀察運用，對自然界的動能、作用、支配有了認識，屬於日用倫常的謂之「儒」；屬於修持信仰的謂之「道」。原來道、儒是不分的，儒賴道而有；道賴儒而明，研究道的必以儒爲用，研究儒的必以道爲體，儒之能鳥瞰萬物（整）賴體；道之能虛應故事（零）賴用，中國人對洋教信仰之稀薄，就是由于文化中潛伏着一種「道」體的根源與「儒」用的功夫所在。

喜馬拉雅山之前麓，地暖物產豐富，宜于居住，有人從凹處爬到山後麓。頓感陰冷異常，草木不長，一片冰雪，于是對陰冷感到討厭，對陽暖感到懷念；由懷念而喜歡、接近、興趣；由討厭而背棄、遠離、不顧，看到陽暖而懷念，覺到陰冷而背棄。豈不知：如果沒有陰冷在那裏支持與大自然爲隣，阻止狂暴的風雨，那來的陽暖在這裏誕生？同是一山而分陽暖，同是思想而有道儒。自然是無限的，不可分割的，而在無限之中而求有限、分割，是以無限之中生出足以可資利用、效法、求生的條件而已！乘太空船下望，大地是一球，山河是幾道點綫；如乘飛機，則見到喜馬拉雅山的前後，其實是一山。如果只有儒家而無道家，則學問沒有原始，不能統一；只有道家而無儒家，則學問只見道理

而不見功績。儒家是點、是曲，道家是圓、是環，於是前者論是非、重比較，後者論自然、重無爲。故真正瞭解儒家的，如同住在山陽的人，而更體念到山陰的偉大；嘗到過山陰滋味的人，也會推理到風寒沙漠的分界綫的那邊，該是和暖的春天，如果不用比較，何以知道長、短、遠、近？如果不用統一，何以明白圓、缺、分、合？真正瞭解道家的人，莫不以道裏、儒表、道陰、儒陽，道柔、儒剛，二者互相牽引，制衡之密切性。

孟子亞聖，善辯敢罵，墨子與孔子同時，以其視父母與路人同等，少發端處，故孟子罵爲禽獸。老子講「無爲」，孟子講「等差」，墨子講「科學、信仰、犧牲」，而孟子無隻字辱及老子，掉頭來指責墨子，一位論倫理重民生的人，對與自己思想、抱負有關的人，不但不予同情，反而罪之，何也？這是墨子只知道前，不知有後；只知道有博，不知有約；只知道有動，不知有靜；只知道犧牲，不知安樂。史記謂墨子「善守禦，爲節用。」韓非子謂宋人守株待兔（墨子宋人），莊子謂「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。」墨子學博有失，行苦自絕，實爲中國之一大偉人。戰國到漢初，孔墨並稱。遷之史記，盡是孔子世界，墨子不得列一傳，唐清偶有研究墨學者，借偏于訓考，真正其言無忌的是清末民族的自覺，民國以來的戰亂到台灣時代的大痛苦與大反省，王寒生以「尊天法祖」的精神提倡墨學，而創立軒轅教，借黃帝子孫歸宗；張鐵君主張新儒學，而「統諸子百家於大道並行不悖，融科學民主爲一鑪殊途同歸」之胸懷毅力，發行「學園」月刊。白楊蕭蕭，鳴其辛苦！就我所見如此。尙有其他學人志士，于校于家，研究各種民族遺產，或創辦新事業的人，亦不在少。

墨子思想孤立英邁，曲高和寡，陰陽分不清，剛柔不協調。沒有創造性、獨立性、犧牲性的人，是不敢一嚐墨子精神的。而象山雖不比墨子，這是由於他不背棄道、儒之長，而又兼攝佛家之修養，是以而成理學，象山之學——甚至宋學未能發揚光大，任意拋棄與墨學問也。象山之門人有楊慈湖，後人有王陽明；墨子死，有相里、相夫、鄧陵氏之墨，象山優于墨子者：時代爲近，宋朝明朝普遍的是理學，有王陽明一個人已使青出於藍，超越

前賢。

科學的末路，也要歸于真元——起初到那裏去？最後從那裏來？何況研究人性、支配人生的理學。

人，直着去學學問，是倒車——人變畜牲：曲着去學學問，是昇梯——人變聖賢。人，能夠昇、前進，才能鳥瞰萬物，週視整體，超拔世界。人，若倒行，是退，僅能看到局部，以偏蓋全，不能窺見事物的全貌。

道，有隱現，故方法有演變，象山「有得于道，壁立萬仞」之高深學養。始能與「所貴乎聖人者，以其寬宏博大，無自用自私之心」（象山）相結合。

能大能小是條龍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跌倒爬起來。凡說理的文士，能武的大將，任事雖然誠實，但步驟因時制宜，象山一再的說他的功夫「只是一實」，百詐不如一誠，千虛不如一實，故他平生學問，未離乎是。

一個人肯真實不虛，必然有他知過改過的大勇大量，拳頭欲打出去，先收回來，才準確、有力、靈活。這是物理、原則、經驗。在「策問」中。

象山有如是說：（摘錄）

「有天地之量，有江海之量，有鐘鼎之量，有斗筲之量；

自非聖人，安能每事盡善？人誰無過？如以其行之有過，事之不善，而遂絕之，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。」

又說：（語錄，卷三十四）

「復齋家兄一日見，問云：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？」

某答云：在人情、事勢、物理上做些工夫。」

生乎天地，具人之形，均謂之人。量，固然由經驗測知，由修養成之，但，稟賦之利鈍，受之于天，修養僅能輔導、順從、協調而已。中國道、儒、理學及各宗教，莫不教人去貪，以復靈明之性體。利、鈍既定，因材而教之，這是教育的基本原理。水清鑑物，人誠見性，量之差異現，事之區分定，做任何事，不要怕錯，怕錯不知錯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！如果見善不告，知錯

不改，則世上黑暗一片，皆無可交之人，可造之材，可成之事。

象山以山爲琴，以河爲絃，可謂「有天地之量，」而功夫着落在「人情、事勢、物理上」。這是他看明白了「天下有不易之理，是理有不窮之變，誠得其理，則變之不窮者，皆理之不易者也。」（卷之三十二拾遺）一個人生于宇宙間，能作真實、正直和基本的衡量，就會生出一種天然的向上心，來創造事業，就可成一個俯仰無愧、頂天立地的完人了。「理之所在，固不外乎人也？而人之生，亦豈能遽明此理，而盡之哉？」（同上）

中國之人本文化，吾甚讚同理學家之整體精神，這是中國文化之可敬、可久的一點，然其在運用方面亦有警惕：愛己過分則私，私則不能愛人；愛國過分則流于軍國主義，黷武好戰；愛人不能高於愛神，但愛神必自愛人始。

愛神必自愛人始，這樣的神是智性的，實踐的；愛國必視他國爲平等，國際始有和平；愛己肯守本分，則人和而樂處，必能達到——

理無窮盡而共信；

事無窮盡而可行；

生無窮盡而存誠。

以此心願，發揚陸象山心一、簡易、盡性之理學，崇倫理、行民主、倡科學之協合思想，見之于事功精神，舉目可待。

（全文完）

附註

註十四：見「宋元學案」中冊一〇七一頁象山學案語錄。世界書局出版，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，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初版。

此文始于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夜，終於同年五月六日夕，費時四十四天，六十二頁稿紙，三萬七千二百字。信田於陪都台北存養齋之西楹。